



2 018 8204 3

关于辯証法的資料

目 錄

恩格斯論辯証法的三个規律

列寧論辯証法

斯大林論辯証法的基本特征

毛澤东論两种宇宙觀

毛澤东論反对主觀主义，就要宣傳唯物主义，就要
宣傳辯証法

B024

33



恩格斯論辯証法的三个規律

(摘自“自然辯証法”)

(闡明作为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辯証法的一般性質。)

这样，辯証法的規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歷史中抽引出來的。辯証法的規律无非是歷史發展的兩個階段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而已。實質上它們归結为下面三个規律：

从量轉化为質和从質轉化为量的規律；

对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

所有这三个規律都曾經被黑格尔以其唯心論的方式只当作思維規律而加以闡明：第一个規律是在他的“邏輯学”的第一部分中，在存在論中；第二个規律占据了它的“邏輯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本質論；最后，第三个規律是整个体系構成的根本規律。錯誤是在于：这些規律是作为思維規律硬加在自然界和歷史上面，而不是从它們当中抽引出來。从这里就產生出整个牽強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構造：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須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不过是人类思維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如果我們把事情順過來，那末一切都很簡單，在唯心論哲学中——顯得極端神祕的辯証規律立刻就会变成簡單和明白的了。

列寧論辯証法

辯証法（摘自“卡尔·馬克思”）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黑格尔辯証法这一最周到、最富有內容和最深刻的發展論，是德國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們認為其他一切表述發展原則，表述進化原則的說法，都是片面性的和內容貧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实际發展过程（往往有突变、剧变和革命發生的过程）弄得殘缺不全的。“当时差不多只有我和馬克思才救出了自覺的辯証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內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把它改变为唯物的自然观”。“自然界是辯証法底証实，并且正是現代自然科学指明这种証实非常丰富”（这是在鐳、电子以及元素变化律等等尚未發現以前寫的呵！），“每天都提供出大批新的材料，証明自然界中的現象归根到底都是辯証性而不是形而上学性的”。

“偉大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寫道，——即認為世界不是由什么一成不变的物象所構成，而是許多过程底总和，其中各个似乎毫不变易的物象及其反映于人腦中的意象或概念，都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时而發生，时而消滅的，——这个偉大基本思想，从黑格尔时代起就已深入于一般人的意識，現在未必还有人会去根本表示反对了。可是，口头上承認这个思想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具体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部門，却是另一回事”。“在辯証哲学看來，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絕对的，神聖的东西。他認

为一切和任何現象都含有必然崩潰底迹象，除了不斷發生和消滅的过程，由低級升至高級這一毫無終極的上升过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避免这种崩潰。辯證哲学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維的人腦中的反映”。因此，馬克思認為辯證法是“論外部世界运动以及人类思維运动一般法則的科学”。

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这一革命方面接收过来，并加以發揮了。辯證唯物主义“并不需要什么臨駕于其他科学以上的哲学”。先前的哲学只留下了“論思維及其法則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依照馬克思底理解，以及据黑格尔看來，辯證法本身就包含有現今所称呼的認識論，这个認識論同样应当用歷史眼光去觀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歸納認識底起源和發展，从不識進到認識的过程。

在現今这个时代，發展觀念，進化觀念，差不多完全透入了一般人的意識，但不是經過黑格尔哲学，而是沿着另一途徑透入的。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加以闡發了的这个觀念，要比流行的進化觀念周到得多，內容丰富得多。發展好象是重复着已往的階段，但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更高的基礎上重复着已往的階段（“否定底否定”）；發展不是按直綫式而是按所謂螺旋式行進；發展是突变式的，剧变式的，革命式的進程；“漸進过程底間斷”；数变为質；因有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現象範圍內，在某一社会內發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和趨勢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內在的發展基因；每个現象底一切方面（而且歷史日益揭示出各种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彼此有極其密切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形成为統一的，規律性的，世界的运动过程，

——以上就是辯証法这一内容（比之通常的）更丰富的發展論底几个特点（參看馬克思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了史騰所提出的“死板的三段式”），而認為把这种三段式与唯物辯証法混为一談是很荒謬的）。

辯証法的要素（摘自“哲学筆記”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 (1) 观察的客觀性（不是实例，不是枝節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辯証法的要素**
-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
全部总和。 ×
- (3) 这个事物（或現象）的發展、它自身的
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 (4) 这个事物中的內在矛盾的傾向（和方
面）。
- (5) 事物（現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統
一。 #
- (6) 这些对立面的斗争或展开，各趋向的矛
盾性質等等。
- (7) 分析和綜合的結合，——各个部分的分
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計。
- (8) 每个事物（現象等等）的关系不僅是多
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
个事物（現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
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 (9) 不僅是对立面的統一，而且是每个規

定、質、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
(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轉化。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現象、过程等等的認識从現象到本質、从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在高級階段上重复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拋棄形式、改造内容。

(16)从量到質和从質到量的轉化。

((15和16是9的实例))

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統一的学說。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說明和發揮。

談談辯証法問題 (摘自“哲学筆記”)

統一物之分解为兩個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認識 (參看拉薩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第3篇“認

識論”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話)，是辯証法的實質（辯証法的本質之一，如果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那末也是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經常在这周圍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辯証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学史來檢驗。对于辯証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漢諾夫）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產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那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認識的規律（以及客觀世界的規律）。

在数学中，+ 和 -，微分和積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陽电和陰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离解。

在社会科学中，階級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們的“統一”，也許这样說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統一这两个名詞在这里并没有特別重大的差別。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內）的一切現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傾向。要認識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内部的开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它們当做对立面的統一來認識。發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見到的？）發展（進化）

观点是：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認為發展是对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关联）。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視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認識“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貧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現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鑰匙，才提供理解“飛躍”、“漸進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轉化”、旧东西的消滅和新东西的產生的鑰匙。

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条件的、暫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运动是絕對的一样。

注意：主观主义（怀疑論和詭辯等等）和辯証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觀的）辯証法中，相对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觀的辯証法說來，相对之中有着絕對。对于主观主义和詭辯說來，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絕對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階級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过億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換，在这个最簡單的現象中（在資產階級社会的这个“細胞”中）这一分析揭示出現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敘述為我們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其各个部分的总和中自始至終的發

展（和生長，和運動）。

一般辯證法（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只是辯證法的局部情況）的闡述（以及研究）方法也應當如此。從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常見的等等東西開始，從任何一個命題開始，如樹葉是綠的；伊萬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這裡（正如黑格爾天才地指出過的）就已經有辯證法：個別就是一般（參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施維格勒譯，第2卷第40頁，第3篇第4章第8——9節：“因為當然不能設想：在看得見的房屋之外還存在着一般的房屋”。這就是說，對立面（個別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任何個別經過千萬次的轉化而與另一類的個別（事物、現象、過程）相聯系。諸如此類等等。在這裡已經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觀聯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這裡已經有偶然和必然、現象和本質，因為當我們說伊萬是人，哈巴狗是狗，這是樹葉等等時，我們就把許多特征作為偶然的東西拋掉，把本質和現象分開，并把二者對立起來。

可見，在任何一個命題中，好象在一個基層的“單位”（“細胞”）中一樣，都可以（而且應當）發現辯證法一切要素的萌芽，由此可見，辯證法根本就是人類的全部認識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學則為我們揭明（這又是要用任何極簡單的實例來揭明）客觀自然界也具有同樣的性質，揭明個別向

一般的轉變，偶然向必然的轉變，對立面的轉化、轉換、相互聯系。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這一“方面”（這不是問題的一“方面”，而是問題的本質）普列漢諾夫不曾加以注意，至於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更不用說了。

不論是黑格爾（見“邏輯學”），不論是自然科學中現代的“認識論者”、折衷主義者、黑格爾主義的敵人（他不懂黑格爾主義！）保爾·福爾克曼（參看他的“認識論原理”）都把認識看做一串圓圈。

哲學上的“圓圈”：〔人物的年表是否一定需要呢？不！〕古代：從德謨克利特到柏拉圖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辯證法。文藝復興時代：笛卡兒對伽桑狄（斯賓諾莎？）。近代：霍爾巴赫——黑格爾（經過貝克萊、休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

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着的）認識，其中包含着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包含着從每個成分發展成的整個哲學體系），——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來所具有的無比豐富的內容，而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辯證法應用於反映論、應用於認識的過程和發展。

从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說。相反地，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認識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狄慈根）發展（膨胀、擴大）为脱离了物質、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絕對。唯心主义就是僧侶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經過人的无限复杂的（辯証的）認識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侶主义的道路。

“人的認識不是直綫（也不是沿着直綫進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圓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綫。这一曲綫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變成（被片面地變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綫，而这条直綫能把人們（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侶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來）。直綫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觀主义和主觀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認識論根源。而僧侶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实的、真实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类認識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实的花。

斯大林論辯証法的基本特征

(摘自“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

辯証法是導源于希臘文“dialego”一字，其含义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証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思維矛盾的揭露以及對立意見的沖突，是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这个辯証的思維方式後來推广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变成了認識自然界的辯証方法，这个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恆運動着，永恆變化着的現象，而把自然界底發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發展的結果，自然界中對立勢力互相影響的結果。

辯証法是與形而上學根本相反的。

(壹) 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底基本特征是：

(一)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証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麼彼此隔離，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互依賴的各个對象或各个現象底偶然堆積，而是把它看作有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其中各个對象或各个現象是互相密切聯繫着，相互依賴着，相互制約着的。

因此，辯証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周圍現象沒有聯繫的現象，那它就成為不可了解的東西，因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周圍條件沒有聯繫的現象，看作是與它們隔離的現象，那它就變成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

一種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周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現象，把它看作是受周圍現象所制約的現象，那它就是可以了解，可以論證的東西了。

(二)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不動的狀態，停頓不變的狀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不斷變化的狀態，不斷革新，不斷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衰頹着。

因此，辯證法要求我們觀察現象時不僅要從各個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方面去觀察，而且要從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它們的產生和衰亡方面去觀察。

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體，由沙粒到太陽，由Protist（原始的活細胞。——斯大林註）到人，都是處在永恆的產生和消滅過程中，處在毫不間斷的流動中，處在始終不停的運動和變化中”（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觀察物象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主要是從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滅方面去觀察”（同上，第二三頁）。

(三)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什麼

簡單增長的過程，看作數變不會引起質變的過程，而是看作由不顯露的細小數變進到顯露的變，進到根本的變，進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質變不是逐漸地發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發生，即表現于由一種狀態突變為另一種狀態，並不是偶然發生，而是規律式地發生，即是由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變積累而引起的結果。

因此，辯證法認為不應把發展過程了解為循環式的運動，不應把它了解為過去事物底簡單重複，而應把它了解為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

恩格斯說：

“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現代的自然科學既提供了進行這種檢驗的非常豐富而與日俱增的材料，于是就證明出，自然界中一切現象歸根到底是辯證式地發生，而不是形而上學式地發生；自然界不是在永遠一樣的經常重複的循環周里運動着，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這裡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一個極有力的打擊，因為他證明整個現代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長到數百萬年的發展過程底產物”（同上，第二三頁）。

恩格斯說明辯證發展過程是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時寫道：

“在物理學中……每一種變化都是數轉變為質，即某個物體所固有或某個物體所承受的某種運動數量成分改變的結果。例如，水底溫度最初對於水底液體狀態是不發生絲毫作用的，但當液體水底溫度不斷增加或不斷減少到一定的程度

时，这一結合状态就会發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块……例如必須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电力时，白金絲才会开始發光；例如每种金屬都有其一定的熔解热度；例如每种液体都有其其在相当气压下特有的一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們能用我們所有的工具造成相当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一定的危机点，我們在这点上施以相当的气压和冷化，就可把它变成为液体……物理学中所謂Constants（即由某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轉变点。——斯大林註），大部分都不过是这样一些交錯点底名称，在这些交錯点上，运动底数量增減（數变）引起該种物态底質变，亦即数轉变为質”（同上，第五二七至五二八頁，其次，恩格斯進而講到化学时說道：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种种物体因数量成分改变而發生質变的科学。黑格尔自己已知道这点……譬如拿氧气來說：如果結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我們就会得到臭氧，即得到一种按其气味和作用是与普通氧气顯然不同的物体。更不待說，如果把氧气与淡气或硫磺按各种比例結合起來，那末其中每一种結合都產生出一种在質的方面与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哩！”（同上，第五二八頁）。

最后，恩格斯批評着杜林，批評着那大罵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所說无感觉世界轉变为感觉世界，无机物世界轉变为有机物世界是轉变为新状态的突变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說道：

“这正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交錯綫，在这交錯綫上，純

粹数的增減到一定交錯点上就会引起質的突变，例如水液被燒熱或冷化時，沸點或冰點便是這樣的交錯點，在這些交錯點上——在通常的氣壓下——就發生由舊的物態轉變為新的物態的突变，亦即數轉變為質”（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頁）。

（四）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所持的出發點是：自然界的對象或自然界的現象含有內在的矛盾，因為所有這些對象或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而這種對立面的鬥爭，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鬥爭，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鬥爭，便是發展過程底實在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這一過程的內容。

因此，辯證法認為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不是表現於各現象協和的開展，而是表現於各對象或各現象本身固有矛盾底揭露，表現於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的“鬥爭”。

列寧說：

“辯證法本來就是研究對象本身內部矛盾的”（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二六三頁）。

其次：

“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底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顯而易見，把辯證法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

应用到无產階級党底实际活动上去，該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既然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关联，互相制約，那末在估計歷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歷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恆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見出發，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產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發。

奴隶制度，就現代的条件來看，是很荒謬的現象，反常的荒誕事情。而奴隶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并且合于規律的現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是完全可以了解的一种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当时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苏联現时的条件來看，却是一种荒謬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資產階級共和國与苏維埃共和國相比是后退一步。

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時間为轉移。

顯然，沒有这种观察社会現象的歷史观点，那歷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發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歷史科学不致变成一筆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变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斷發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長是發展底規律，那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永世不移的”社会秩序，什么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什么農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資本家的“永恆观